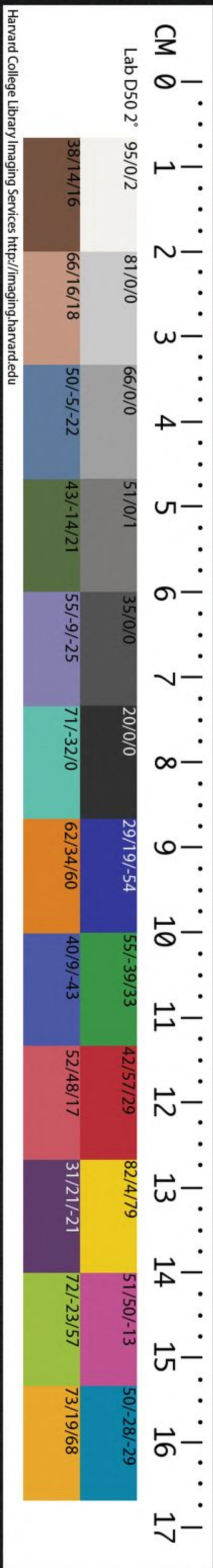


TY13/4118.4(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

襄公

華亭姚培謙學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其五

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跳直彫反魏晉儀注

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

衍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皆稱人則嫌向成直以會公貶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皆稱人則嫌向成直以會公貶之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

甯卒于楚

赴以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脩會夷儀歲之成

叔

向命名行人子貞

欲使答秦命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御進也言

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同為大夫何以

黜朱於朝

黜退也

撫劍從之

從叔向也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

集成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貞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

拂衣褰裳也○暴蒲卜反御魚呂反

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

庶幾於治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

不心競而力爭

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

不務德而爭善

爭謂所行為善

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私欲侈則公義廢○侈昌氏反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

使為已求反國○鮮音仙為去聲

辭敬如強

命之

敬如獻公及子鮮之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

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

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

不獲命於敬以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眷反遂行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

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去聲遂見公

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

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

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名甯子甯子

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犬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

○孔疏此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為剽無謚故稱族也書曰甯喜弑其君

襄公 聖傳

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

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王氏錫爵曰林父親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寧專祿周旋已乎甲午衛侯入

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

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術驕心易生○頷戶感反以首肯見意也公至使

讓犬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

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

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術居謂對也臣不能貳通外

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

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

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

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以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有圍城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

衛張本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

之先路王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

三十二片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先去聲

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在四

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

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

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南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

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犂正曲伯

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

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土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

襄公

德昭

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

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父鄭大夫。董首謹楚人囚之以獻

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

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

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

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部懿氏六十以與孫

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今戚城在開州北七里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

侯向戍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劉氏敞曰此皆不足

信於經無以見之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

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女

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

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

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粢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

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

不貳也莫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

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

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

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

取子不疑

君○將七羊反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

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

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

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

公子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

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孔疏世族譜云子羽其後為羽氏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譜以公孫揮為雜人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尤甚姬

德昭



很戾。很胡懇反。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戾。寺人惠牆伊戾為

犬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戾方計反。孔疏內師者身為寺人之官。公使之監知犬子內事。為在內人之

也。長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犬子

知之。謂與楚客舊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

夫不惡女乎。夫謂犬子也。夫音扶。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犬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去聲。共音恭。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犬子反。徵驗也。欲口感反。而騁告公

也。騁馳。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

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奔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犬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

死。佐為犬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亨音彭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猶家

也。言夫人家之馬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

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

君之妾奔。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犬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

請衛侯歸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

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

申公而亡

獲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明年

聲子通使於晉

為國通平事

還如楚令

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故事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

杞梓皆木名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

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亡也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雅殄盡也

也瘵病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

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刑是以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此以知其畏刑

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

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

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

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窳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

鄭於是不敢南面變書救鄭與楚師過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鄗鄗晉邑。鄗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

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

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陳去聲。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降戶江反。楚

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

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

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



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今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南。楚罷於奔命，至今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罷音皮。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

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有苗亭。以

為謀主，鄆陵之役。在成十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

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

在中軍。陳去聲。下同。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藥范易

行以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鼓反。行戶郎反。中行

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

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 晉人從之

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燔子潛反 子反死之鄭

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 今在

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陸氏 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報之 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為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 不如

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

之豐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嗇是吝惜之名故為貪 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墮許規反今河南開封府新鄭

縣南五里有地名南里 涉於樂氏樂氏津名○今在新鄭縣境洧水濟渡處也 門于師之梁鄭城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而後

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

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

宰之下土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

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邱今東郡廩邱縣故城是今廩邱縣所治襲衛羊角取之

羊角城是○在今范縣東南新安村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邱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有

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

卒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

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宜見討而貪之

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

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晉楚始同主夏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術弒全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

下從○衛侯之弟鱣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

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王氏樵曰今案書弟罪衛侯也書鱣出奔於殺甯喜之後見鱣為喜出奔亦以罪鱣也其罪鱣奈何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

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

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川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

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去聲使烏餘具車徒以受

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

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眾皆取

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也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

恐伐之未必勝祗成惡名止也祗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

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

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穀不書非御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

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

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難以治國且鱗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

門木門晉邑穀梁傳曰織紵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

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

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

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此敘事辭非鱗自言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

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慙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禮曰：月已過，聞喪而追服。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孔疏：司馬法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明其大小通稱邑也。臣弗敢聞，且

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犬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

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

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

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

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

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

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難之乃旦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舉記錄之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

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

故言從捕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

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

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

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

相朝見○見音現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

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駟

人實反傳陟戀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

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

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

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

故晉營在東有急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犬宰退犬宰伯州犂告人

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

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趙孟患楚

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

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猶云皆不得其死孔疏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按孔疏謂不唯病害而已必至于死也又說云言弭兵自劫盟是食其言也楚人食言尚不自以為病亦通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不信也必莫之與也安

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

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孔疏夫謂宋也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不能得宋死力也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

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

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叔孫曰邾滕人

襄公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

小是故貶之。劉氏敞曰。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左氏之說非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

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狎。更也。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

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國。主辨具。皮。莫反。楚為晉細。

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楚為晉細。言楚今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乃先楚人書先晉。

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

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

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

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去聲趙孟曰七子從君

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名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

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鄆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賁

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

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營之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武

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何如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太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

太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

瞿然顧禮儀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

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

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

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稔而甚反

文

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

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

樂無荒

樂以安民

樂與民同故民得其安

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

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

亂人以廢

謂桀紂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厭平聲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司城子罕

左師

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直也○已音記

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其不

阿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今詩周頌向戍之謂乎

善向戍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无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

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氏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崔子許之偃

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

與彊怒欲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

封以成彊之言告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

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

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

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

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難去聲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

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

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

弗克使國人助

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

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

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辛巳崔明

楚遠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

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犬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

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

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為齊莊公服喪○賃女鳩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

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

襄公 聖傳



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

夫今年鄭游吉宋向八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淫於立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立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寅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立枵今已在立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孔疏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立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立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立故曰立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寅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此年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立枵也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無

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灾 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孔

疏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南方為朱雀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歲星木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于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房心為

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 宋鄭必饑立枵

虛中也立枵三宿虛星在其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

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 何為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薊音計今

京城東偏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

音預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

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

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邱盟在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去聲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今君使子展廷勞

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廷于况反勞去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

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

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

不父通犬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為去聲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還音環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

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憲令，而

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

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音預。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

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

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

之頤三三三。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

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弃其本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

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

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平聲。以易

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

能復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言楚不歲弃

震下坤上復

之頤三三三

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

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

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也。

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而弃其本德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

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

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幾，平聲。以易

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

能復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言楚不歲弃

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

弃星紀之次客在立柁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禪竈則曰周楚玉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孔疏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客在立柁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烏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

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

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

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懈也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

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

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

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癸家

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

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孔疏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當時辟難並悉出奔崔氏既亡慶封召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

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已情告而悉反之故反盧蒲癸子之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

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

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

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

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已。斷音短惡音烏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

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饗人竊更之以鶩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

癸王何之謀○鶩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

蒲嬖以二子怒告嬖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席其皮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

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

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釋宮六達謂之莊文子曰可慎守

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釋宮六達謂之莊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

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字泣奉音捧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

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

越子息慶嗣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欲告

殺慶舍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事盧

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

為尸為祭尸慶巢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俳

皮皆反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

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魚里當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境樂高陳鮑之徒

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楠擊扉三楠椽也扉門闔

也以楠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棟動於薨

薨屋棟。刺七亦反。薨亡耕反。

以俎壺投殺人

而後死

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

慶繩慶嬰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

君故也

言欲尊公室非為亂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於

外難。稅吐活反。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反陳于嶽

嶽里名。陳去聲。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光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

魯大夫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

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劒反。食音嗣。

穆子

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

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顏

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今縣屬江南鎮江府孔疏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杜以為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闔紘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為夷末也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

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其將聚而殲旃

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邱

在襄二十一年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

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邶蒲對反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

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若出亡在外

雖吾一故邑尚不得主之况邶殿乎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

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無黜嫚

黜猶放也○嫚音慢說文侮易也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

故有寵釋盧蒲癸於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

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一月戊戌朔乙亥誤以

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一說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可戮故尸棺於市以示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可戮故尸棺於市以示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

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滎陽宛陵縣西有黃

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廷音旺。水經注黃水出泰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秋所謂黃崖也今黃水在河南開封府新

鄭縣東二十里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為

鄭國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濟上聲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

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

敬也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

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為去聲子服

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

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

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駕鷲駕音加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

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

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

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

襄公

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八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九

華亭姚培謙學

襄公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

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

行卒

無傳四同盟

○閻弒吳子餘祭

閻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祭側界反

○仲

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

今蓋以攝卿行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秋

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

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楚人使公親禴

諸侯有遣使贈禴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

公患

之穆叔曰祓殯而禴則布幣也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禴禮與朝而布幣無異○祓

除既了而行禴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也

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

茆黍穰○茆音

列○穰如羊反孔疏茆是帚蓋桃為棒也杜云茆黍穰者今世所謂茗帚者或用藜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

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

邾敖康王子熊麋也王子圍為令尹

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

宜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弑邾

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以自益

使公治問

問公起居公治

季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此璽書之詞

公治致使而退

致季氏使命

二

使去聲 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孔疏多見疏外我也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

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

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

服以卿服立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

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

公治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

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季孫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氏政事如平時否則終不言及疾聚其



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

德有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不書魯不書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

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闔以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

也。六斛四斗曰鍾。○餼。許氣反。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

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

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施去聲。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

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肆。杞肆餘也。屏。城也。其弃諸姬。

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

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

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比。毗志反。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也。子容。高止也。司徒。華

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言二子禍福之遲速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

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犇燕昭二十年華定出犇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

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孔疏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

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

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鄆才陵反。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

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一說尚當取叔侯而殺之。公告

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

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

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

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恠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

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孔疏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

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為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為季札歌者

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

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

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泰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墮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

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為之歌

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大之聲表東海者其

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詩第十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為之歌秦詩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復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

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泯泯乎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本之以險而以德輔之則明主也泯泯中庸

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鄆以下無

譏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鄆古外反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五十里有鄆城為之

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孔疏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

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

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後之作者各從

其舊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

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

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

衰乎衰小也孔疏衰者差也九章算術為差分為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服虔讀為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按依孔衰宜音初危反

省南

襄公

七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之餘俗故未大衰。孔疏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

不有二心。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為此歎變小雅。為之歌。

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

論其聲。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

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倨音據。曲而不

屈屈撓。邇而不偏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

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亶德以大。廣

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施去聲。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

不底守之以道。底音抵。行而不流制之以義。孔疏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

德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偏。王者雖為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偏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王者雖為在下與之疎遠。而能有攜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泆。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為人所厭。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為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為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也。

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

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箏南箏者象箏。南箏。象箏。南箏。各是一舞。

執南箏以箏舞也。皆文王之樂。○箏音朔。○孔疏象箏與南箏各是一舞。南箏既是文舞。則象箏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箏之舞。故

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顧曰

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濩音護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

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不矜不伐是

勤而不德也見舞韶箛者舜樂○箛音箛○孔疏箛即箛也尚書曰箛韶九成此云韶箛即彼箛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箛見

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箛為名箛字或上或下耳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疇也疇覆也○疇徒報反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

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

韶箛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

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

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

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

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

貨利○縞古老反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

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多謂伯有適衛

說遽瑗遽伯史狗史朝之子史鮪史魚之子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

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

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

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

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

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窶放其大夫高止於北

燕薑子尾窶子雅放者宥之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

所以示罪許氏翰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

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問邱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偃。鄰於顯反。即後所云高偃是也。良敬仲也良猶賢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

旃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

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禘諶鄭大夫。難去聲。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

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長上聲。然明日政將焉往禘諶曰

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

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也。不然將亡

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罷音皮。○夏四

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

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蘇氏轍曰佞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

而王弗察猶王子瑕犇晉不言出奔○秋七月叔弓如宋葬

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鄭良霄出奔許許者

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

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邾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對曰吾儕小人

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

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

將與焉子蕩遠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

也氏伯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

乎對曰伯有侈而懷懷狼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

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眾也城

音似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以其無子而往與於食有

音似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故自受役

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

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

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虺虛鬼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

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言亥字上二畫為首六畫為身如算之六者三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

畫豎置身旁○如往也言除下亥上二畫往置身旁便是此老人從初生年起至今癸未日之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為二萬之數以三六之算為六千

六百六旬之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文伯士弱之子○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蓋甲子一周有六十日總四百四十五箇甲子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季之甲子方得三分之一故少

四十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絳非趙武私邑而

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

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

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掌地

家人民○既使為主衣服之官又以為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人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輿尉軍尉主發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

未可媮也

媮薄也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

伯瑕士文

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

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傳言晉所以強

不失諸侯且明歷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馬四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

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犬子般娶于楚通焉犬子弑景侯

終子

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儋季卒

儋季周靈王弟儋丁甘反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

服見靈王入朝而歎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

愆期行過王廷○單音善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

欲有此朝廷之權

入以告王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

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

子佞夫

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蕞逐成愆

成愆蕞邑大夫

成愆奔平時

平時周邑時音止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

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五子周大夫

括瑕廖奔晉

括廖不書賤也○廖

力彫反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

○或叫于宋大廟

叫呼也

曰譁譁出出

譁譁熱也出出戒伯姬○譁許其反

烏

鳴于亳社

殷社

如曰噫噫

皆火妖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待姆也

姆女師鄭氏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

君子謂宋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待人行

婦義事也

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六左右穀梁傳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

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犬子卑大夫敖政多

門政不由一人植直吏反敖亦作傲

以介於大國

介間也

能無亡乎不過十

年矣

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

窟室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故謂伯有為公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窟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分散

既而朝

伯有朝鄭君

則又將使子

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

雍梁鄭地

醒而後知之

遂奔許大夫

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

仲虺湯左相

云亂者取之亡者侮

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



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

助彊時謂子皙直三家彊言當就子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

不以駟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良為黨

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言我皆無所黨國家之有禍亂誰能預知其所終彼三家者勢果強而理果直則禍難何從而生也三家不能強直所以

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

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葬伯有之黨必得罪於三家故不謀而出奔也

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順我三家何

止馬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

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

已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

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

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城門音豆不與音預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頡子羽孫頡即羽頡為馬師之官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皆

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名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

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

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

名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南三十五里有斗城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

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

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四帶也。沈

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今開封府延津縣。是縣北十五里有古酸棗城。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

已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

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蟜音矯。將葬，公孫

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

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裨竈指之曰：猶可

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

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立枵。今三十年。在姬訾。訾是歲星停在立枵二年。姬子須反。訾音茲。

○孔疏釋天云：姬訾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曰：姬訾，立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姬訾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十二

次子為立枵。亥為姬訾。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

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音壬。今任縣屬直隸順德府，縣東南有古任城。雞澤之會，在二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

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

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比，毗志反。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代

頡。羽頡。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蔣掩二十五而取其室年為大司馬申

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

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艾

魚廢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

之子○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

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

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

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

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書曰某

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

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成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

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

傳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

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洽曰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

偏迫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

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

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

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平聲何愛於邑邑收為往言猶在國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

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

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

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

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扶運反上

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

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五家相保 襄公 七 省南

因其有罪而斃此陪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田獵也

曰唯君用鮮

鮮野獸

衆給而已

衆臣祭以芻豢為足

子張怒

子張豐卷

退而徵役

召兵欲攻子產

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

里

請於公不沒入

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田里所收入

從

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

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

褚音主衣之索也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竝畔為疇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

殖生也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不書葬未成君

○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

癸酉

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不稱弒者主名

君無道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澶淵會還

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偷苟且

且年未

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成二年戰於鞍趙朔已死

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

乎

韓起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

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  
立善○蚤立交道之善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

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

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懦乃亂反厭平聲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

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

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

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

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邱之

會平邱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問邱嬰欲殺之○公孫薑以嬰害已欲以計殺之使帥師

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問

邱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倭灑消竈孔虺

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僕力侯反消生領反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漢初尚書唯得二十八篇在後又得偽大誓一篇馬融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

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大誓無此言書傳所引大誓而不

在大誓者甚眾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且諸儒疑之也及晉元帝時豫章

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叔仲帶竊其拱壁。拱壁，公大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

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

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

性滅

○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禚。齊謚禚，昭公名。禚，直由反。穆叔

不欲。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

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

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

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

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比，必利反。衰，七雷反。衽，而甚反。為兩燕尾綴於身傍，所以掩裳際也。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公十五年

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

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兆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見言其

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

客所館也。館舍也。高其閭闔，閭門也。○開戶且反。里門曰闔。閭也。闔獲耕反。衡門謂之闔。厚其墻垣，以

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使去聲。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從去聲。下賓從同。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

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

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閒音閑。暴步卜反。其暴露之則恐燥濕

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

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燥素早反。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易治也。○庫音婢。觀去聲。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者填塗也。○巧音烏。填莫歷反。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燎力妙反。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去聲。下巡行同。車馬

有所處，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



瞻其事

瞻視客所當得

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

不留賓而亦無廢事

賓得速去則事不廢

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巡行也○賓之憂樂晉則同其好惡事之得失晉則巡其當否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蓄患

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

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

而諸侯舍於隸人

舍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迫又有墻垣之限○進側百反

盜賊

公行而天癘不戒

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

命之

問晉命已所止之宜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有

同姓之憂

若獲薦幣

薦進也

脩垣而行

行去也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

反命於晉君

趙文子曰信

信如子產言

我實不德而以

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羸受也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禮加敬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

莫猶定也其知之矣

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

告禮也

得事大國之禮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既立展與

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

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立為君○按以當為之傳寫誤也說本趙氏臣去疾奔

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與吳出也為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弑其君

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家

氏鉏翁曰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犁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弑之展與既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延延陵

州來邑名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闞戕戴吳在二十九年天似

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

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

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

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

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

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

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為行人馮簡

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

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

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

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

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

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

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此宮文子之言○乘去聲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朝直遙反○早見曰朝暮見曰夕忠善盡忠為善也不聞作威以防

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遽其據反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道音導。不

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

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厭於甲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

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

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貫古患反。若未

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覆芳服反。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

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

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

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

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

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

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

世音聞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

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

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

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今周書武成曰大國畏其

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

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

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降戶江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

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

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行。

去聲下同

春秋左傳杜注卷第十九

夫後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春妹去軒珪封卷第十

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

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降崇德亂而後之不

下回 纘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

纘幹有文言臨首章以誦其可歸之有為謝也

茲可限容也何購於車可於於於何終纘原在纘

春林石像林卷一

三